

中国

——一个家庭的命运

朱炳林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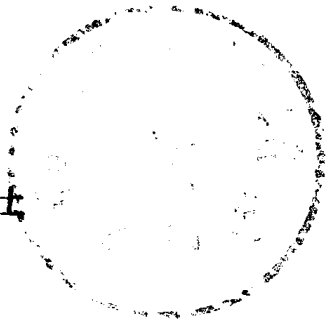


中国——

一个家庭的命运

朱炳林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2 034 8954 5

责任编辑： 张保真

封面设计： 赵玉敏
蒋万景

中国——一个家庭的命运

朱炳林 著

*

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跃进路1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巢湖地区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6.625 字数：415,000

1986年6月第1版 1986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6,100

统一书号：10378·101

定价：3.00元

目 录

楔 子

- 卷一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 卷二 春光好，春光短
- 卷三 一躯微力，怎同社会较量
- 卷四 劫数中人，哪怕远至天涯
- 卷五 梦萦魂牵，恨海情天
- 卷六 角度不同，世界也就不同
- 卷七 天翻覆——兵撤徐州的末日
与喋血淮海的史诗

楔 子

这天，湖南湘潭十八总唐瑞清粉店巷子里，搬来了一位孤老太太。房东便是江边摆渡的欧阳老头。

无人知道老太太来自何方、生平如何；十八总谁也不认识她。一个时辰过去，几位邻舍才从欧阳老头那里获知：老太太姓于，祖籍武昌，七十二岁了。她没有亲人，靠往年一点积蓄，另外替人缝缝补补过日子——所幸一个人花费不大。

另据欧阳老头说，老太太是由一位老朋友介绍来的，他是碍在情面上，才答应下来，“反正我楼上空着。再说多少还进点酒钱，这不是挺好嘛。”他被问得颇有点不耐烦。

一个婶婶当面问房客：

“媵姆，你口音……”

“老家在长沙。”

“一个亲人都没啦？”

“全在天上。”

“湘潭有表亲？……”

老太太摇摇头，走开了。

邻舍们称她于婆婆。

于婆婆携带的家什极少，若非雇有一个挑夫，简直象是走亲戚。老态龙钟自是当然的事，可那细高身量、白净脸盘、棉袄的罩衣竟是洋布做的，不难想见她曾经沧海，甚或出身官宦之家；革命风起云涌，于是白云苍狗，东海扬尘，乐极悲生，晚景凄

凉。

欧阳老头的朋友亲送于婆婆来此。这人叫田梅生，也已七十好几了。整整一下午，他清扫阁楼、垒灶、架床铺、张罗水缸……夜幕降临，于婆婆留他吃晚饭；她自然应该这样做。饭后，她和他很谈了一阵话。但据说他们原不相识。

邻舍们不曾多瞅田梅生。三十年来，湘潭从九总到十八总，几乎无人不识他。他为人古怪，早就出了名的。比方一下子把三天的工钱施舍给一个瞎眼的乞丐婆婆，有一次竟把一个扒钱的毛贼请来家里吃了一餐。他做木活糊口，兼行医，谁家有人跌伤了手脚，闻讯即来，钱不钱无所谓。人人都敬财神，只有他不看重赵公明。扶危济困终归是一桩美德，湘潭人提起田梅生，倒也没有二话可说。邻舍们认为他对于婆婆的照料便是他一贯作风的一例，如此而已。

可是半个月后，一个消息忽然传开了。

消息是从欧阳老头的嘴里传出的。他说，打从于婆婆来后，田梅生每隔三天必上一次小阁楼，每次要么带点什么东西来，要么来后手脚不闲干这干那；这一次却没有带东西，他们掩上门，天知道怎有那多话，他几次三番请于婆婆搬往他家去，说什么都是黄土埋住颈项的人了，不必再顾忌邻舍讲闲话。于婆婆呢，说什么也不肯，其间分明哭泣了；她说，现在三天两头见面，何必非得住在一起，若苍天有眼，来世再团圆……

当时情况确实如此。欧阳老头绝对无意窥伺旁人私情，儿女大了，嚷吃又嚷穿，够他头昏脑胀了，当时不过是把正月间省下的一点炭末搬上楼去，碰巧听见而已。

“来世再团圆，有文章哩！”因为是朋友，老艄工对田梅生的身世自然关心，这天粉店老板为孙子办周岁，他便也去祝贺，席间，不无炫耀地透露了这个消息。接着又嚷：“依我猜，他们早先是夫妻哩！少说也是……好个田老鬼，连我也……哈！从九

总到十八总，除非不认得他田梅生，谁个还会……可瞧那于婆婆，劲头十足，当自己还是十八岁！”二两茗干酒下肚，他的舌头已经转得不大灵光。

消息引起了一阵小小的轰动。“说不定田怪人年轻时欠了于婆婆的风流账……”有人这样猜测说。“对咧！往年不是有人说他是个回头的浪子？”立刻有人加以论证。

邻舍中有位古道热肠的孙何氏，自告奋勇，立意成全这对老人。她将心比心，同情于婆婆孤苦伶仃，觉得只带着女儿过活的田梅生娶个老伴也未尝不可。“少年夫妻老来伴，”她这样说，“月老牵下的红线，哪个甩得脱？这段姻缘，只怕深得很。”她自信能把那对老人的关系弄明白。

田梅生祖籍汉口镇，在十五总后街木展会上居住整整三十年了。他多才多艺，木匠活样样拿得起；湘潭历来泥木两行不分家，因之泥工技艺也不错。那主治跌打损伤的祖传秘方兼擅推拿之术，加上近乎无偿行医多年如一日，这一切使他在湘潭城下层社会颇负盛名。除了田怪人这个绰号，人们有时还叫他田济公。

田梅生虽受人敬重，却是落落寡合，性情孤僻。孩子们倒是不畏惧他，几个小顽皮有时窜进他的屋里，乱翻抽屉寻找甘草解馋，直至钻到他的床底下捉迷藏，大呼小叫，每遇这种场合，他那难得开颜的脸上往往也会笑上一笑；情不自禁时，还会在某个淘气鬼的光腓上拍一掌。他虽老犹健，身躯魁梧，白发银髯，有一种来自深山古刹的长老风度，隐约间又显露出几分军人气概。他会武术——当年为了御侮防身，习武的人是很多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点缀。

田梅生是公历一八九五年，也就是光绪二十一年、举人们公车上书那年来到湘潭的。那是一个淫雨连绵的晚秋天，他挑着一担谋生行当进入城来，一头是一套简单的木匠工具，一头是各式草药。人们雇他做木活，却信不过他的医术：这年月以行医诈财

的江湖骗子委实太多了。可是几次下来，他用的药居然疗效颇佳，且不计较价钱，人们便一传十、十传百。两个月后倒使他难以脱身。他原无意在湘潭久住，由于曾向人透露过自己孑然一身，四海为家，许多人便执意挽留他。事有凑巧，一天夜里，他忽然得了急病，模样儿吓煞人，事后据他说早年便患有一种心绞痛的症状。他服的固然是自己配制的丸药，下榻的那家人确也侍奉他好不过，就这样，他答应落户湘潭不再走了。第二年，木屐会上那个唯一的酸秀才李立安，竟敢说什么大清江山败就败在老佛爷的垂帘听政上，纵是酒后狂言，亦属罪不容赦，不待来年年秋审便行处斩，家产查封藉没。然而他那屋里除了几本圣贤之书，实在徒有四壁，经十五总一带十来家大户出面，体察下情的知县老爷便把那屋子赐给了田梅生栖身。这事，据说上头还备了案。在田梅生这方面，他对生活原就无所多求，自然于愿足矣。不过一天夜里，有人听见屋里似有哭泣声，开始邻舍们猜测他是担忧那酸秀才的阴魂纠缠，后来醒悟到他之垂泪必是感于皇恩浩荡。

田梅生定居木屐会上时年已四十六岁。他先前的大半生如何过来的，无人知晓。他从不提及往事，邻舍询问，总是避而不答或转而顾他。便是日后结识的几个相好，如附近的铁匠黄老五、十八总的欧阳老艄工，他也从不奉告。自从朝廷剿灭了长毛，整个江南有二十年烟尘不起，只是近三十年来似乎又有真龙天子降世，戊戌变法，义和团，孙文主义，民国，共和，南北分治，德国人和俄国人的社会主义，南陈北李……某些革命党人慷慨陈辞，甚至声泪俱下，委实震撼人心。而他呢，除宣统皇爷位逊那天，放了一挂鞭炮，此外别无异样，只默默埋头做他的营生。

“还俗的和尚嘛！”人们又这样猜测他。这是因为他鳏居至今，耐得寂寞，三十年来，不曾有过娶房老伴的打算。头十年，总有几个好心的婶婶时不时向他磨牙，而木屐会上确也有几个很看得过去的寡妇。她们说，他只消点个头，便能称心如意，好事

成就；可他就是不肯点头。“喊你济公，你就当真啦？你不是早就还了俗吗！”泼辣点的婶子这样冲他嚷。也有人出于急切的心情，说话过了头：“田大哥，有人说你不是和尚哩，是皇宫里的——阉官！”他听若无闻。每当夜阑人静，常见他独坐门外仰视苍穹，黎明时分，又常在江边低首徘徊，似有忆不尽的往事，难于诉人的苦衷。

但是，这十多年来，“田怪人”却有了颇大的变化。邻舍们看得分明，这是因为有了女儿的原故——十四年前，一个夏雾弥漫的清晨，他把一个被父母遗弃在江边的小女婴抱了回家，破烂的襁褓说明她的双亲无力抚养。打那以后，田梅生便又当父亲又当母亲，着实艰难，但脸色却开朗了许多。女儿五岁，他便教她识字，七岁，又教她练习习武，多是护身之道，当真钟爱备至，人们看到他携女儿在江边漫步，谁不说是一对亲生父女。虽然如此，有一件事他却几十年如一日从不间断，那便是每两月必出一次远门，三五日不定。每次出门，便把女儿寄放在对门龙婶婶家里，却从不告知行止。手头也必因此拮据一个时候。

孑然一身，出门往谁家？邻舍们最初只道他是去行医、采药、收账，日久天长才发现并不是；一次，在省城里通往火官殿的坡子街口，到底让一个邻居撞上了。当时，他窘得很，象是做了亏心事。

“他在省城里说不定有个老相好哩！”邻舍们曾经这样议论。有人并且疑心他去省城是往天心阁一带下窑子；因为那些巷子里颇有几个让年轻后生心里发痒的粉黛，十八总粉店老板唐瑞清便是那儿的常客。做了这个解释之后，人们对他的诡异行径便兴味索然，恍然大悟道：“连皇帝爷爷还有个嗜好哩，何况是庶民百姓！赵匡胤千里送京娘，正德下江南……”再说窥伺一个老人的隐私，终归不太光彩，从此人们不再盯住他了。

田梅生要“娶”于婆婆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木展会上。

一个人的性格本就落落寡合，离群索居近三十载，且年已古稀，却忽然有此惊人之举，老邻舍们熄灭多年的好奇心复又炽燃起来：“田老先生莫非是鬼迷心窍，去年十月满的七十六，今年七十七了，还能撑上几年?!莫非他真个是从旁门左道出来的?!”

上述这件事，发生在一九二六年二月里。

卷 一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第一章

—

三月中的一天黄昏时，一个约莫十五六岁的男孩趑进了湘潭城。他是从罗祖殿那个方向过来的，显而易见经过了长途跋涉。他衣衫褴褛，一脸黑汗，赤着两只脚，背个缀满补丁的蓝士林布口袋，里面有一只碗。一眼便可认出，他是一个花子。

他叫张汉泉。

张汉泉出生在湘潭县城八十里外的云田镇；半岁时，也就是隆裕皇太后大哭着下诏皇爷逊位的那一年，他的爹，一个被生活压榨得形如枯骨的老篾匠，吐血死去。自那以后的十年中，张汉泉又有一个姐姐、三个哥哥殁于贫病，一个妹妹——差点被母亲溺死在脚盆里的遗腹子——不知去向。三年前，妈妈也上天了，得的水肿病。他家原有九口人，转眼之间，只剩下了两个人——他和五年前出嫁的二姐。

寄居在姐姐家的三年内，除了逢年过节，或目睹同龄人沉溺于父慈母爱的那一瞬间，他曾为自己的不幸黯然神伤外，多数场合张汉泉是无甚忧虑的。孤儿生活并不曾泯灭他的天真。他有一个堪称兄长的姐夫；姐姐有时不免严厉了些，但绝非对他漠然。在此期间，读过三年私塾的姐夫倾其所有，把知识传授给了他，

从“人之初，性本善”到“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可是好景不长，第三年老天又闹灾了，秋后交罢租，佃户家就所剩无几；进入冬天，逃荒的人越来越多，直至扶老携幼，举家出走。二姐原想撑持下去，正月初三过去，家里就断了粮，绝对地断了粮，外面树叶却未抽芽，青草也未出土。尤为造孽的是，五个月前还添了一个小冤家。每当那饿得皮包骨头的娃娃用鸡爪似的小手紧紧抓住年轻妈妈的干瘪乳房，哭得唇紫筋胀时，二姑娘也就随之泪如雨下。

池塘彻底涸竭，烈焰有增无已，鱼儿怎么办呢？

一天清晨，二姑娘抱着婴儿出门了。然而年轻的妈妈还不曾走上一里路，便栽倒在大路边一道田埂上；待得闻讯奔来的丈夫和弟弟扶起她，已是奄奄一息了。

就这样，张汉泉接过了二姐的讨饭碗。

二

早熟的孩子有时比成人更有韬略。张汉泉再也不肯象姐姐那样，只在附近几个村子里讨活命。他认定城里人日子肯定宽裕一些，在尽情哭诉不幸之后，可望得到同情；说不定还能揽到活儿干，挣点钱为姐姐抓回两剂药，帮姐夫拿回两升米。于是抱着少年人的满腔雄心壮志上路了。

也许，旧小说里的种种否极泰来，如某相府千金的选夫绣球不偏不斜抛在一个花子头上之类，这种千百年来惹得无数贫家子弟想入非非的神奇故事，也在他身上发生了感应。便是西方人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圣经》里也有这类传奇。可见人心所向，中外古今皆同。

然而人世间落难之辈是太多了，而相府千金的绣球却微乎其

微。对于乞丐，偌大的世界，往往却无一寸栖身之地。湘潭街上的车水马龙，茶楼，酒店，裱糊得花花绿绿的百货店，和尚，尼姑，朝罢南岳的善男信女，昂首阔步的老爷少爷，唱着苍凉小调的师娘，叮叮叮响着铃铛的黄包车，总之那一切光怪陆离，曾使张汉泉一度目不暇接，忘却了疲惫，忘却了饥饿。虽然对于某些人他本能地感到刺眼，因为便是云田镇上穿丝棉的老爷，走路也不曾如此趾高气扬……不过，他很快就打断了自己思路，把注意力全放在哪种人可能乐于施舍上了。他看见城里的阔人远比乡下的阔人多，也远比乡下的阔人阔，寻思也许能够如愿以偿，便振作了不少。

然而孩子错了。他的到来，对于那个遍布大街小巷的乞丐世界，原是微不足道的事。他在这个世界里无非是一滴水，一粒沙。但是，这只是就广义而言，狭义上却大为不然。他吃惊地看到，同为贱民，相互间的同情、关照，竟是那样吝啬。不到一个时辰，他便不得不在无情的漩涡里挣扎、呼号了。

“请问老候……”

这会儿，张汉泉脚躅在十五总。十五总，原是这座古城的繁华场所，繁华场所往往便也是乞丐的麇集之地。他朝一个携着两个孙儿、蜷缩在墙脚边的乞丐婆婆询问；脸胀得通红，意在请求老人指点。

“我……才进城……”他又说，弯下了腰。

那老婆婆似乎什么也没听见。

“老候，我在哪里才能……我的姐姐病……病得快死……”他因羞怯而语声断续，又因伤心而哭了起来。

但同时他也看得清清楚楚：那乞丐婆婆身边还蜷缩着一个乞丐婆婆；沿着墙根，一眼望去尽是乞丐。除了那两个毫无生气的孩子怀着明显的敌意瞪着他，其余的乞丐谁也没有搭理他。

张汉泉无可奈何，只得自己去闯了。

他往十四总走了过去。

那触目惊心的人间惨景一经映入眼帘，张汉泉再看到的城市便完全失去了光彩。他现在感到纳闷的是，他不曾看见一个乞丐向阔人行乞，因之也就不曾看见一个阔人施舍乞丐。他原想壮起胆子拦住一位老爷，向那人诉说姐姐在垂危之中，必要时磕上几个头，但他拿不准哪位先生可能同情自己。因为所有的人都好象没有看见他，就象他是一个鬼魂——鬼魂能看见人，人却看不见鬼魂。

他倒抽一口冷气，勇气烟消云散。

腹内咕咕直叫，周身阵阵冷颤，生存的本能终于驱使他朝一位刚下黄包车的先生走过去。

“滚开！”

相距五步远时，张汉泉刚欲启口，那先生却是炸雷般一声吼。最初，他原想避开张汉泉，寻思眼前的乞丐大概饿花了眼才挡住自己的路；后来便顿觉受了侮辱，也耻于自己的懦弱，当绝对相信眼前的乞丐不堪一击时，眼光便倍加威严。

张汉泉呢？如果他是个职业乞人，对此自必习以为常，既然走上了这条道路，世界对于他，当然只剩下了“滚开”二字。而他却是有生以来头次听见这两个字，他那可怜的胆量固然被击得粉碎，那固有的自尊心却使他不能容忍。

但是他能怎样那位先生呢？那位先生无疑是体面人，也许还是社会的栋梁。他只能愣在那儿，头晕目眩，冷汗津津。也不知过了多久，所谓的自尊心终于屈服于求生的欲望，他再次拖动如铅的双腿。

他走近了“洞庭春”面食店。

这时大约是晚上八点钟。热气腾腾的店堂，碗碟盆勺乒乓直响，红烛高照，三个肩搭汗巾、腰系围裙的跑堂一边吆喝，一边穿梭般地来往。张汉泉，他并不知道这是一家颇有名气的店铺；

那灶上弥漫的蒸汽，空中飘荡的诱人涎水的肉香，把头埋在碗里的食客，以及围住食客们的乞丐群，这一切犹如一个巨大的磁场，何止摄去他的魂魄，只觉得前边有人拉，后面有人搯，飘飘然便跃进了店堂。

可是谁个理睬他！张汉泉一连走过八张桌子，乞求过三十来个食客，获来的不是扬扬不睬便是两道鄙夷目光。然而他实在饿极了，饿得眼睛早直了。接踵而来的一件事，使他终其一生也没有忘记。那便是，他发现八步远的地方，一个矮矮胖胖的先生正准备施舍一个和他年龄差不多的同行。他的心颤抖了，如同盲人突见光华，脑袋一热便连忙凑过去。可这么一来，那个早就不胜其烦、原打算多少施舍一点以求解脱的矮胖先生勃然大怒，突将那碗里的一口馄饨汤泼到桌下，冲两个小乞丐破口就骂。于是两个小乞丐，尤其是后到的那个，马上便激起了公愤。被搅得食不甘味的顾客纷纷站起身，大叫堂倌，有人提出应把这两个臭花子结实地揍一顿，有人补充说所有的乞丐没一个好东西，多数人指责店里的伙计不问不管不象话。骂声未绝，闻讯奔来的店主人和几个无名火起的跑堂，每人抄起一把六尺长的竹扫帚，劈头盖脸地朝着所有光临该店的乞丐扫过去。

店里，原聚集着二十来个不受欢迎的人，此时统统象野狗一般被逐到门口。张汉泉看见这些同命运者一个个对自己怒目而视，才惊觉到自己铸下大错。但是晚了，就在他刚刚逃离店门，悔愧，伤心，屈辱，饥饿，寒冷，将一颗稚心撕为碎片时，蓦地眼睛一黑，只觉得大地朝自己扑过来，叫也不曾叫一声便不省人事了。

一块断砖，击在他的后脑上。

深夜里，凛冽江风把张汉泉唤回了人间。他只感到头部剧痛，万千钢针刺着太阳穴，全身如同抽尽了筋，不知是否还有手